

千“秋”文心,落笔成笺

张丹

在中国文人的心里,秋天大抵是最易牵动情愫的季节。当第一缕凉风拂去夏末的燥热,当枝头的绿叶染上深浅不一的金黄,当南归的候鸟在天际划过消瘦的剪影,一种难以言喻的怅惘便会悄然漫上心头。这情愫,于游子是乡愁,于志士是悲愤,于哲人是沉思,于诗人则是无尽的情怀。

古人对秋的感知,还藏在“秋后问斩”的传统里。为何刑罚要选在秋日施行?原来,古人认为春夏是万物蓬勃生长的时节,当以赏善为主;而秋冬草木凋零、万物收敛,恰是肃杀之气盛行之时,行刑便契合了自然的节律。这个理念最早可追溯至《礼记·月令》中“凉风至,白露降,寒蝉鸣,鹰乃祭鸟,用始行戮”的记载,后来汉儒董仲舒在《春秋繁露》中提出“天有四时,王有四政”,将“庆赏刑罚”与四季对应,让秋冬行刑的传统有了更深厚的理论根基,也为秋日添了几分庄重与冷寂。

近代,民主革命家秋瑾1907年英勇就义时,留下了“秋风秋雨愁煞人”的绝命之语。那时的秋,该是怎样的凄冷?萧瑟的秋风卷着绵密的秋雨,将亡国之痛、革命之艰与个人的

悲壮都揉进了这短短七字里,让秋日的愁绪瞬间抵达了最浓烈、最沉重的顶点,至今读来,仍让人哽咽。

然而,秋的胸怀并非只有肃杀与愁煞。它既能承载家国之痛,也能安放文人墨客的万千心绪。

如果说四季是文人的情感容器,那秋天定然装着三分之二的深情。它既有“无边落木萧萧下,不尽长江滚滚来”的苍凉壮阔——杜甫笔下的秋,是木叶纷飞间裹挟的岁月沧桑,是江水奔涌中暗藏的人生感慨;也有“落霞与孤鹜齐飞,秋水共长天一色”的澄澈旷远——王勃眼中的秋,是晚霞与飞鸟共舞的灵动,是秋水与长天交融的静谧,每一笔都似精心勾勒的画卷;更有欧阳修“悲哉,此秋声也”的怅然喟叹——那秋声里,有草木凋零的衰戚,有岁月流逝的无奈,如同一缕绵长的回声,在千百年时光里轻轻回荡。

最懂秋日意蕴的当属苏东坡,他的《前赤壁赋》堪称千古绝唱。壬戌之秋,月色皎洁,苏子与友人泛舟赤壁之下,“清风徐来,水波不兴”。一叶扁舟轻漾在江面上,仿佛脱离了尘世喧嚣,只剩下人与清风、明月相伴。他举杯邀月,临风长啸,既有“遗世独

立,羽化而登仙”的旷达,也有“渺渺兮予怀,望美人兮天一方”的怅惘。他的笔下,秋不再是单纯的萧瑟,而是藏着人生的深邃与澄澈。江水滔滔,见证了多少兴亡;月色朗朗,照亮了多少心事。秋水里,漾着的是诗酒年华,更是历经沧桑后的从容与通透。

对于千里之外的游子,秋更是思乡的催化剂。羁旅在外的他们,看到枯木落叶,听到阵阵雁鸣,像是在叩击思乡的心扉,心中不由泛起“断肠人在天涯”的孤寂与苍凉。

他们望着南飞的大雁,想着故乡的方向;看着黄叶飘零,念着家中的亲人;听着千家万户的捣衣声,仿佛能看见妻子在昏黄的油灯下,为孩子缝补过冬的衣裳……每一处景致都像蘸满了愁绪的墨笔,成为游子心头一幅苍凉的画卷。

马致远的《天净沙·秋思》便是游子心的最佳写照。他在秋风中一步一回头,远处的家乡明明就在心中,却隔着万水千山。他想在那小桥流水旁的人家借宿一晚,闻一闻炊烟的香气,可生计的枷锁却将他牢牢困住,只能看着那缕炊烟渐渐远去。

不过,秋天也不全是愁绪。刘禹锡

的“我言秋日胜春朝”,便道出了秋的另一番模样。秋高气爽的早晨,晴空万里如洗,阳光透过稀疏的枝叶洒下,将大地染成一片温暖的金黄。初秋的明亮与辽阔,像梵高笔下的油画,浓烈而鲜活——金黄的麦田、火红的枫叶、湛蓝的天空,每一种色彩都带着蓬勃的生命力,灿烂动人。

在现代文人中,把秋写得最勾人的,莫过于郁达夫的《故都的秋》。在他的笔下,秋不再是抽象的情绪,而是可触可感的存在——“秋的味,秋的色,秋的意境与姿态,总是看不饱,尝不透,赏玩不到十足”。他偏爱北方的秋,说北方的秋比南方的秋更有“味道”——那味道藏在陶然亭的芦花里,藏在钓鱼台的柳影中,藏在西山的虫唱间,藏在玉泉的夜月里。这份偏爱,我深以为然。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北方人,我早已被北方的秋深深吸引:清晨的薄雾、午后的暖阳、傍晚的霞光,还有空气中淡淡的桂花香与果实的甜香,都让人沉醉。这份独特的韵味,正如郁达夫所感慨:“这北国的秋天,若留得住的话,我愿把寿命的三分之二折去,换得一个三分之一的零头。”

慢一点,也能抵达

王超

国庆假期,我从广东出发游览了江西、湖南各地的风景名胜后,本想着提前一天返程,高速公路会畅快很多,谁料到在湖南衡阳段遭遇大堵车,高速公路变身巨型停车场,一个小时仅仅挪动了几公里。导航还在冷冰冰地提示“拥堵路段通车至少需要一个小时”。

刹车灯连成一条没有尽头的长龙,缓缓蠕动的车流中,不耐烦的喇叭声此起彼伏,我的心情随着停滞的车流变得焦躁、煎熬。一个念头突然闪现:与其在“高速”上虚耗时光,不如尝试走“低速”。

我随即用手指轻触导航屏幕,选中“不走高速”和“避免拥堵”选项,一条蓝色的替代路线蜿蜒展开,像血管般细致地连接起各个村落。经过艰难的挪动,我终于从最近的出口驶下高速,当轮胎接触国道路面那一刻,仿佛整个世界都安静了下来。

导航引领的道路蜿蜒曲折,时而行驶在平坦宽阔的国道,时而转入百转千回的县道,偶尔还会拐进密林茂盛的坑洼的乡间小道。这些路不像高速那样笔直、平坦,而是温柔地依偎着地形,与自然融为一体。

驶离高速后,旅途的质感发生了奇妙变化。在高速上,一切风景都像按了快进键,模糊成一片绿色色块。而现在,世界突然变得清晰而生动。

苍翠的群山不再是远景,而是可触摸的存在;茂盛的竹林在微风中摇

曳,投下斑驳的光影;潺潺的流水声隐约可闻,各式民居建筑展现着地方特色,不再是千篇一律的服务区模板。

车速降下来了,我的心情却异常地好。这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——不仅是到达目的地,更是享受过程。

当我穿越群山进入广东连州地界时,邂逅了一场民俗盛宴,当地恰逢农历八月十六“保安大神节”。沿途村庄热闹非凡,村民们不断燃放鞭炮,用这种方式祈福丰收和幸福生活。我好奇地停下车,融入这场民俗盛会,我那些焦虑和压力,仿佛随着鞭炮声烟消云散。

离开连州,我继续前行,最终平安到家。计算全程时间,虽然比正常高速行驶多花了几个小时,但比起那些仍在高速上堵着的车辆,可能还要快上许多。难得的是,这段“低速”旅程给了我宝贵的人生启示——我们总是急于奔赴目标,却常常忘记,通往目的地的道路从来不止一条。

生活中的我们,仿佛被卷入了一场无形的赛跑,人人都在急匆匆地赶路,生怕落下一步就错过了整个世界。回想童年时外婆煮粥的情景,她总是不紧不慢地说:“急不得,粥要熬到火候,才香糯顺口,才养人。”

如今想来,人生何尝不是如此?有些至味与深情,非得交给时间,交给不疾不徐的等待。人生的精彩,不在于速度,而在于感受;不在于匆忙赶路,而在于清醒前行。

放慢脚步活好自己

罗铮

不知是从哪天起,日子像一匹脱了缰的野马,拽着我不由分说地向前狂奔。我像是在湍急的河里泅渡,手脚并用地划着,心里却空落落的,仿佛遗落了什么最要紧的东西。

于是,我决心要慢下来。

这慢,须得从脚下起始。我放弃了风驰电掣的代步车,在一个无事的午后,独自一人踱进一条僻静的老巷里。巷子是窄的,两侧斑驳的墙壁上爬满了岁月的青苔,茸茸的、厚厚的。阳光在这里也仿佛改了性子,不再是那种白晃晃的,而是被浓密的槐荫筛过,变得温顺而醇和,一片一片,静静地铺在青石板上。我的脚步落在这光影里,便自然而然地轻了、慢了。鞋底与石板相触发出清寂的微响,这声音竟让我感到一种莫名的踏实。

巷子深处,有一方小池塘。我寻了块临水的石头坐下,才真正“看”清了这一池水。水是绿的,一种沉静的、墨玉般的绿,几朵睡莲懒懒地浮在水面,花瓣是那种极娇嫩的粉色,边缘泛着白,像是美人贪睡的倦容。我看得出神,忽然想起杨万里的诗句:泉眼无声惜细流,树阴照水爱晴柔。

是的,就是这般“惜”与“爱”的情致。那泉眼惜着细流,不舍得它哗哗地淌尽;那树荫爱着晴柔,痴痴地要在水中留下自己的影。它们都不急,都在一寸一寸地,品味着光阴的滋味。而我,往日里何曾“惜”过一杯茶的工夫,又何曾“爱”过一片云的

来去?我的日子,是被撕成了一片片的碎纸,慌忙地抛在了风里。

凝思间,耳边传来一阵极轻微的嗡鸣。定睛一看,原来是一只金色的野蜂,正绕着一朵半开的莲花打转。它的翅膀振得那样急,看似一团朦胧的金雾,身子稳稳地悬在空中,长长的口器小心翼翼地探进花心,一点一点吮吸着,从容、专注,仿佛再无别事比眼前这一滴花蜜更为重要。我看着她,心里忽然漫上一股暖流,又夹杂着些许惭愧:这小小的生灵,倒比我更懂得如何“活好自己”。

晚风悄悄地来了,带着水边特有的、湿润的凉意。池塘边的垂柳,将千万条柔丝般的梢头,一下一下地蘸着水面,漾开一圈圈极细的涟漪。那涟漪慢悠悠地荡开,碰到岸边的石头,又慢悠悠地荡回来,仿佛时光在这里打了一个温柔的结。我的心,像被这涟漪熨过一般,那些皱巴巴的焦躁与烦忧,竟被一点点地抚平了。

归家时,华灯已上。街市依旧是那个街市,车马喧闹,人声鼎沸。行走其间,我的脚步却不再慌乱,我知道,那巷子里的静、池塘边的慢,都已被我悄悄地藏在了心里。

人生如远行,不必总惦着终点,而错过了沿途的每一片叶脉,每一缕风痕。放慢些脚步吧,且看花怎么开,水怎么流,太阳如何升起,夕阳如何落下。活好自己,便是在人世间寻得一方属于自己的、不慌不忙的节奏。